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五　文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逃厥貉會）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

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錫穴麇地]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疏[注八年至失之]正義曰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皆書其歸則蕩意諸之歸亦當書之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衛甯殖亦同服義而難杜云襄二十九年欒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即發文史失之即不

書曰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杜以以爲史失者案衛侯鄭之歸于衛也僖公納賂而請之衛侯朔之入于衛也莊公與師而納之歸邾子益于邾自我而歸之皆受魯施並書於經何獨意諸施而不德若意諸施而不德彼何故施而德之春秋公侯大夫失位出奔得人力而反者多矣若皆施而不德不應赴告諸侯魯以不書爲是則書者爲非何以無貶責之文定人之謂禮存亡之謂義未有禮義在可諱之竟故杜以爲史官失之故不書於策

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得臣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

疏注鄋瞞至漆姓　正義曰狄是北夷大號鄋瞞是其國名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宴之客執骨

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此言長狄狄之長者彼言於周爲長狄知鄋瞞即是防風氏之後故以國語爲說服云伐我不書諱之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殊夷狄也

疏

注僑如至狄也　正義曰經書敗狄于鹹即是敗一國也敗其國而獲此人傳不言是其將帥知是其國之君也穀梁傳曰長狄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休云蓋長百尺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魯語言不過十之異疑之言故云蓋也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

潞子嬰兒歸彼獲嬰兒歸書之此獲僑如不書者潞國大其君貴故書之此國小僑如賤不書賤夷狄也

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椿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疏椿其喉以戈殺之 正義曰考工記戈之長六尺六寸耳得及長狄之喉者兵車之法皆三人共乘魯宋與長狄之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也

注得臣至其功 正義曰襄三十年傳說此事云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皆以名其子定八年傳稱魯昔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故名之曰陽州知得臣亦待事以名其三子以旌章其功也此三子未必同年而生或生訖待事或事後始生欲以章已功取彼名而名之也

初宋武公之

世鄭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

疏注在春秋前　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即位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十一年卒卒在春秋前二十六年不知鄭瞞以何年伐宋也　注皇父至父名正義曰皇父戴公子世本文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且此人子孫以皇爲氏知皇父字充石名　獲長狄緣斯　正義曰服虔云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　注皇父至受賞　正義曰賈逵云皇父與穀生牛父三子皆死鄭衆以爲穀生牛父二人死耳皇父不死馬融

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在誰殺緣斯服虔云殺緜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耏班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賈君爲近之如馬之言於傳文爲順但班獨受賞知三子皆死故杜亦同之

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

疏注門關門征稅也

正義曰禮唯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鄭玄云征廛者貨賄之稅孟子曰關譏而不征則天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矣如彼文知出入關者必有征稅但不知幾而稅一也然據禮文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

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

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鄋瞞

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

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

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

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

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

疏注長狄之種絕○正義曰此時長狄種絕仲尼猶云今曰大人者言當時呼往前長狄為大人未必其時有之若當時猶有其種吳人不應怪其骨也但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胤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隅之山則之以漆為姓則是世為國主縣歷四代安

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國語仲尼之談左傳丘明所說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實疑之久矣蘇氏云國語稱令曰大人但迸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國人弗徇徇順也爲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

【疏】注稱爵至迎之　正義曰此實大子公以諸侯禮逆之公既尊之爲者史遂從公之意成十年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經即書爲晉侯史官不可反公之心追言世子從君所稱更是其實故也

杞

伯來朝 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既嫁成人雖見出弃猶以恩錄其卒

〔疏〕注既嫁至其卒 正義曰天子諸侯絶期嫁女於諸侯則尊同恩成於敵體其禮不用降卒則服大功九月叔姬既爲杞之夫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喪服女子既嫁而反在父母之室從本服爲之齊衰期此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杜譜不知此叔姬是何公之女要姑與姊妹皆服期也釋例曰以棄之女反在父母之室則與既笄成人者同故亦書卒也杞叔姬卒穀梁以爲公母姊妹謂同母姊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術不稱氏史略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

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逺偪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

疏始朝公也　正義曰劉炫云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即位而來見晚則云始見霸主即位魯君往朝則曰朝

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為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

疏注不絕至而卒正義曰傳言請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立其娣為夫人也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稱叔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傳例出曰來歸不書來歸未歸而卒也既歸而卒亦當書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書卒是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後不書卒者或更嫁於大夫故不書卒耳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笄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

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疏注羣舒至龍舒　正義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疏注大器至辭玉　正義曰聘君用圭享用璧聘夫人用璋享用琮聘禮記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故知所言大器是圭璋也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

聘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鄭玄云於天子曰聘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言互相備者朝諸侯與天子同聘天子與諸侯同也所言朝圭九寸聘圭八寸謂上公禮也使臣出聘降君一等故八寸則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王必還其來使而下云致諸執事以為瑞節及襄仲辭之者禮聘終雖復得還王初聘之時其意欲致與于國但主國謙退禮終還之且襄仲辭之者為不欲與秦為好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

以爲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

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疏注藉薦也正義曰聘禮執圭所以致君命君命致藉玉而後通若坐之有薦席然故以藉爲薦也是以敢致之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

厚賄之賄贈送也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

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御之趙盾將

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

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疏深壘固軍　正義曰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爲壘深者高也高其壘以爲軍之阻固案鄭禮說爲壇深四尺鄭注云深深高也是其義也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

疏注側室至庶孫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

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知側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側也世族譜穿趙夙之孫則是適盾從父昆弟之子也盾爲正室故謂穿爲側室穿別爲邯鄲氏趙旃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騈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疏裹糧坐甲正義曰甲者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

戰且坐之於地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疏注司馬至兩退　正義曰魏武全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卻也言軍卻將當死綏必是退軍之名綏訓爲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即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

相見也慭缺也【疏】注慭缺也　正義曰慭慭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爲慭也沈氏云方言云慭傷傷即缺也下云死傷未收則是已有死者但不至大崩未甚喪敗故爲皆未缺耳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爲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郇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

朔卒無傳邾同盟【疏】注邾同盟　正義曰朔以僖二十九年即位其年盟于翟泉文二年于垂隴七年于扈云邾同盟者據文公言之

邾子蘧蒢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疏】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正義曰蘧蒢邾子瑣之子也莊二十九年即位僖元年與魯盟于犖而云未同盟蓋據文公爲言故云未同盟劉炫以犖盟規之非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

大室屋壞大廟之室【疏】注大廟之室　正義曰傳稱書不共則於此室當共知大廟之室也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當其室中又拔出爲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公羊經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

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且左氏經爲大室不作世室故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壞必更作書其壞而不書作者隨即脩之故不書也定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塞從時譏其緩作故別書之耳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闕）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疏注詹嘉至潼關

正義曰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竟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與東方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圍已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故也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疏六卿相見於諸浮

正義曰六卿在朝旦夕聚集而特云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屏人私議諸浮當是城外之近地耳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

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疏能外事　正義曰賈季是狐突之孫狐偃之子本是狄人能知外竟之事謂知狄之情得豫爲之備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疏能賤而有恥　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污辱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疏注魏壽餘畢萬之後　正義曰閔元年晉侯賜畢萬魏魏犨者萬之孫爲魏之北適壽餘爲魏邑之主當是犨之近

親故云畢萬之後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疏請東至之先正義曰請舊是東方之人并有才能堪與彼魏邑二三有司說歸秦之言者吾與先行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亦已無去心疏臣死至悔也正義曰言身拘死於晉妻子為戮於秦必無益於君

不可改悔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撾臨別授之馬撾並示己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己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

疏注策馬撾 正義曰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杜不然者壽餘請訖士會即行不暇書策為辭且事既密不宜以簡贈人傳稱以書相與皆云與書此獨不宜云贈之以策知是馬撾撾杖也 其處者為劉氏 正義曰伍負屬其子於齊使為王孫氏者知己將死豫令改族其傳又為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

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注士會至之姓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稱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能飲食龍夏王孔甲賜氏曰御龍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晉語云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賈逵云隰叔杜伯之子周宣王殺杜伯隰叔子逃奔晉子輿士蔿也武子蔿之孫即士會也世本士蔿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會是蔿之孫是爲堯後也會子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復累之姓爲劉氏秦滅魏劉氏徙大梁又高祖之祖爲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爲沛人也漢

邾文公

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疏注繹邾至繹山　正義曰邾鄒本在鄒縣鄒縣北有繹山徙都於彼山旁山旁當有舊邑

故曰繹邾邑也邾旣遷都於此竟內別有繹邑宜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取彼之別邑不取邾之國都也但邾是小國彼繹邑亦取繹山爲名應近邾之都耳 注左右至從之 正義曰史明卜筮知國遷君必死不知君命自當卒也左右之意謂不遷命可長左右勸君勿遷以一人之命爲言也文公之意人君之命在於養民遷則民利志在必遷以百姓之命爲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長長短先定不遷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遷就善居則民安樂乃傳世無窮也晉遷新田十世之利衛遷帝丘卜曰三百年是傳世也 君子曰知命 正義曰俗人見其早卒謂其由遷而死死之短長有時不遷至期亦卒傳言君子曰知命所以證俗人之惑邾文公以莊二十九年卽位至今五十一年享國久矣命非短折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疏 書不共 正義曰釋例曰大室之屋國之

淵郭衍而不繕久旱遇雨乃遂傾頹不共之甚故特書之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

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

鄭伯拜謝公爲行公荅拜

疏注子家至恤之　正義曰鴻鴈美宣王勞來諸侯之詩也首章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之子侯伯卿士也存省諸侯劬勞外野爰曰也矜憐也王命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又當哀此鰥夫寡婦當收斂之使有依附子家言鄭寡弱欲使魯侯遠行還晉存恤之也　注四月至還晉　正義曰四月大夫行役之怨詩也首章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子大夫言已四月初夏而行至六月往暑矣寒暑易節尚不得歸我之先祖非人乎王者何當施忍於我不使得祭祀也文子言已思歸祭祀不欲更復還晉　注載馳至救助　正義曰載馳許穆夫人閔衞之滅思歸唁兄之詩也其四章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其五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

義取小國有急控告大國文在五章而傳言四章故云四章以下言其并賦五章　注一月三捷　正義曰捷勝也三者謂侵也伐也戰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無傳告於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

疏　注七年至從赴　正義曰齊世家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昭公則以僖二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踐土據文公言之唯同扈之盟耳杜以長曆校之知乙亥是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者蓋赴以五月到唯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疏 注孛彗至書之 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曰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釋天云彗星為欃槍郭璞曰妖星也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也經言入于北斗則從他處而入是既見而移入北斗也彗星長有尾入于北斗枸中妖星非常所有故書

公至自會無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疏 納捷菑于邾 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

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邪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皆是國君故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衛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齊小白齊陽生許叔蔡季之屬經無納文又復得國與此不同也劉炫云巳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爲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疏 注既許至書卒 正義曰傳稱請葬不許明年傳云葬視共仲則是不得從大夫禮葬而得從大夫例書卒者卒葬異禮事不相連隱公書薨不書葬不成喪不以君禮成其喪也不以君禮猶得書公薨敖雖不以卿禮葬既許其復得從例書卒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巳即位弒君例在宣四年

疏 注舍未至四年 正義曰公羊之例既葬稱子

踰年稱公左氏則不然僖九年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經書里克弒其君卓是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也此稱弒其君舍舍已成君故云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也傳云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後七月爲商人所弒經傳無葬昭公之文又齊侯以五月而卒傳稱七月弒舍時未合葬知已葬者正以舍已稱君決知既葬春秋之世多不如禮葬之早晚時有遲速雖復違禮而葬後君葬訖即成成君非計禮之葬日始成君也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是葬速成君之文也杜以成君在於既葬不以踰年爲限此言未踰年者兼在排舊說也

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

疏注大夫至書字

正義曰崔杼無罪書崔氏出奔此貴子哀書其字者於例字貴於名故儀父女叔之徒皆書其字則書字是貴之常

例也崔氏傳曰且告以族故因稱氏唯以不名爲義

冬單伯如齊 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故書

齊人執單伯 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疏 注諸侯至人例

正義曰諸侯執諸侯之大夫無罪則稱行人以見無罪之義王者之使不問有罪無罪諸侯皆不得執之執之則爲不臣以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單伯不依行人例言單伯身雖無罪不依使例故不稱行人也諸侯不得執王使而諸侯之史得貶王使者史之所書周公定法巳君有過猶尚書之王使有愆亦得貶也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疏 注叔姬至母辭

正義曰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知舍之母也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亦不知是何公之女魯是其父母家不言文公是其父稱子叔姬者服云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辭十二年子叔姬卒巳被杞絶是並在室也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亡禍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

疏注奔亡至福也

正義曰因崩薨而言禍福則禍亦崩薨之類福是反禍者也福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亡家喪國禍亦崩薨之類相次之物且奔亡歸復其事多矣雖有出入之例未見不告之義此傳於崩薨之末言之故知奔亡是禍歸復是福也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多蓄憾不爲君則恨多

將免我乎爾爲之言將復殺我疏將免我乎正義曰言爾已殺君矣我若爲君爾將肯放免我乎言將復殺我劉炫云爾將免我爲君之事乎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疏注後三至詳言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申須云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又二十六年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宋齊晉三國之君並爲無道皆有穢德今彗出而彼死是除穢之事但未測何以知此三君當之史服但言事徵不言其占非末學所得詳言故言其驗而不推其義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

萬人言力有餘郲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使復和親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代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

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疏國語至爲傅正義曰楚語蔡聲子云楚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潘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生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今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鬬克子儀也初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

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復與聽政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幼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

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遠也

疏 注蕭宋至為卿 正義曰蕭本宋邑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賞其勞以蕭邑封叔為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為附庸故稱朝附庸宋國故云宋附庸也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此時蕭國仍存而哀仕於蕭國遂被拔擢升為宋卿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

疏 注齊人至從赴 正義曰商人實以七月試舍取其位而齊人未服三月而後定定訖始來告不告舍死之月唯言商人弒舍魯史以其九月來告即書之於

九月如此傳文告以九月即書九月明經之日月皆從赴而書非褒貶詳略也杜言此者排先儒言日月有襃貶之義 注猶言某甲 正義曰心惡其政不以爲公凡與人言欲稱君者終不謂之爲公曰夫巳氏斥懿公之名也劉云甲巳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

馬 疏 注華孫至司馬 正義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既而別與之盟故書聘又書盟此雖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書盟不稱使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其比也諸侯之卿例書名氏以華耦能率其屬宮備禮盡儀故貴其人書其官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唯言其官不言氏族此既書司馬復曰華孫者劉炫云或以為華耦貴之既深故特書族案傳華耦魯人以為敏則君子不許是魯貴之不深蓋史有文質故辭有詳略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敎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

疏 注大夫至示義 正義曰桓十八年公之喪至自齊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注皆云告於廟也是公與夫人薨于外竟皆啓廟告至例書於策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

于貍脤皆不書喪至是大夫喪還例不書此獨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歎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曰爲孟氏且國故是也不言來者魯人取之齊人送之非有專使特來故不言來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注云不言來命歸之無指使此亦彼之類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揔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

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疏］注齊人至異文　正義曰傳例出曰來歸是直出之文也齊人以王之故來送叔姬故與直出異文也使者卑微不可言齊侯使人故云齊人來歸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成九年晉人來媵之類皆是來者微賤不得稱君命故舉國稱人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晉請齊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空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

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耦華督曾孫也督弒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請承命於亞旅 亞旅上大夫也 魯人以爲敏 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疏 注古之至不名 正義曰杜檢傳文諸言書曰者皆是仲尼新意此云其官皆從即云書曰司馬貴之明是貴其官從故書其官也聘禮之文有上介衆介至所聘之國誓于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緜蠻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傳稱卿行旅從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晉至於鄭竟而誓知其從人多矣盟會禮重於聘知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之與主以成禮爲

敏故傳云其官皆從貴之也春秋之時率多不能備其官
故傳每言一箇行李是也華孫今獨能率其官屬以從古
典所以敬其君事而自鎮重也使人既重而承事恭敬則
魯被尊而賓禮篤也奉使鄰國能尊主厚禮是可貴之事
故仲尼貴而不名至宴無故揚其先祖之罪爲己謙辭是
不敏之極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言仲尼貴其官從
君子嗤其失辭有善有惡傳兩舉之也釋例曰古之盟會
必備禮儀示等威明貴賤各以成禮爲節制兼備則名
位不從華孫居擾攘之世而能率由古典所以敬事而自
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之也至於宴會追稱
先人之罪爲己謙辭謙以失辭故傳云魯人以爲敏明君
子所不與也是言善惡兩舉之事也襄五年傳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言貪也罪
壬夫不刑責共王亦是兩舉之文其事類於此也服虔云
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脩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
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

貴之非君子貴之案經戕父與魯結好子哀不義宋公司
城效節來奔單伯自齊以入命傳皆言書曰貴之實善而貴
之也此亦云書曰司馬華孫貴之何故惡而貴之也劉炫
又難云此爲不知其非戕父豈亦魯不知其非而貴之乎
孔子脩春秋裁其得失其褒貶善惡章於其篇咸否示
於來世若魯人所善亦善之所惡亦惡之已無心於抑揚
遂逐魯人之善惡削筆之勞何所施用約之以理豈其然
哉其官皆從謂其聘之官無關當有留治政者豈舉朝盡
行而責其空官也若以官從即責空官聘禮官屬不少豈
周公妄制禮乎　注亞旅上大夫也　正義曰尚書牧誓
武王呼羣官而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孔安國云亞次
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
之服候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卿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
夫也華孫不敢當君請以上夫夫之宴魯人　正義曰
魯人魯鈍之人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

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

【疏】諸侯至制也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玄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來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之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古是何時鄭玄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世耳不必皆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

云我思古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爲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然則魯非霸主曹伯何以朝之曹豈雅魯爲霸主而屈己以朝之也且云古之制也則是古之聖王制爲此法天子不衰諸侯無霸明德天子豈慮世事霸王威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歐諸侯以朝之此不逆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闊天甚其於間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之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亦謂朝大國耳且彼因說弔葬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王遣時制宜非能創制

改物諸侯或從府令或奉旨草此在文襄之後仍守桂翁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巳改故也昭十三年歲聘間朝是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故釋例引之云明王之制朝聘以志業以解朝聘之數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孔傳云一朝會京師是再朝會周之正禮也若然大行人云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何於服數朝者大行人所云謂貢物而見或君自至或遣臣來除此貢物之外別有朝會之禮沈氏以爲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爲朝牧伯之法以間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

貢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爲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

疏注孟氏至孟氏　正義曰公孫敖慶父之子莊以慶父與莊公異母庶長稱孟雖彊同於適故稱爲仲以其實是長庶故時人或稱孟氏　注堂阜至所歸　正義曰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大夫畫帷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鄭玄云

尚異

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使衆惡其親也荒冢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黼爲列於其中耳褚以欑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連結帷荒者也禮之飾棺唯有此耳從人殺之飾棺蓋依此大夫之制而爲之飾置諸堂阜故爲不殯示無所歸冀魯人哀之也沈氏云飾棺即雜記云諸侯死於道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大夫死於道以布爲輤而行義或當然

注卞人魯卞邑大夫　正義曰治邑大夫例呼爲人孔子父爲郰邑大夫謂之郰人知此卞人是卞邑大夫其邑近堂阜故見之而告魯君

注救卒至喪禮　正義曰救卒已向周年猶尚毀以爲請知救卒即請至今未已也傳言猶毀是不復應毀故知毀過喪禮也劉炫云救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帀不得稱期年今知非者以傳云惠叔猶毀據自月之久欲盛言其遠故云期年似首尾二年亦得爲期年之義劉以未周十二月而規杜氏非

也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illegible]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疏】帷堂正義曰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作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於殯恒帷堂雜記云朝夕哭則不帷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檀弓又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與此相類也敬姜者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穆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與救非一人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

帥兄弟以哭之【疏】注祭敬至道也 正義曰祭敬者謂助祭於兄弟之家盡其敬也喪哀者謂兄弟死喪之事弔其哀也情雖不同謂內相怨恨情雖不能和同當無絕其愛是相親之道也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疏】注句[illegible]而死 正義曰句鼆戾丘有寇攻門不書傳云魯國中小寇非共國侵伐故不書也六月[illegible]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

疏 注得常至非禮　正義曰此與莊二十五年經文正同彼傳云非常此傳云非禮者彼以常鼓之月言鼓之為非常此得常鼓之月而用牲為非禮彼云六月實是七月傳因日月之變以起時歷之誤故釋例曰文十五年與莊二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而用牲為非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是解二傳不同之意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

疏 注去盛饌　正義曰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天地有災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今云天子不舉是去盛饌與膳食也

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

疏 注責羣陰伐猶擊也　正義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illegible]

北墉下荅陰之義也論語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
之事故云責羣陰也日食者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孔安
國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然則社以上公
配食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亦以責上公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
公亦以請羣陰
也互相備也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疏 注社尊至責之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曰封爲上
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爲上公之神
尊於諸侯禮用幣者皆是告請神明之事以社尊故用幣
請救而不敢攻責也陰侵陽而請陰者請止而勿侵陽也

伐鼓于朝 退自責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疏 注天子至訓民　正義曰天子不舉自貶食耳而以爲事神者畏敬
神明乃自貶損徹膳不舉亦是事
神之義故通以不舉爲事神也

示有等威古之道

也等威威儀之等差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解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凡勝至入之正義曰此傳已發凡例襄十三年復發傳云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再發例者兵之所加不可細擧故擧舊策之典以例而言用大師起大衆重

以陋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以戍師重ノ雖獲大城得而弗有故直以出入爲辭曰入之而已城不包地國不通邑滅邑必主大師是故弗發例也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令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

疏凡諸侯至後也　正義曰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因發例云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彼乃義事而公後期諱告之惡故摠稱諸侯此亦摠稱諸侯不會非公之罪而經文相似傳辯其嫌故更復發例而以著形惡凡諸侯爲義事聚會而公不與則不歷書諸國諱君惡也若公實與會而亦不書諸國爲公後期也即七年扈之盟是也今於此會受賂舍罪致使魯有齊難公辭不與非公之罪經與後期文同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此會公雖不與非公惡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之

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疏曰女至道也　正義曰言曰者原齊侯之意而為之辭也責曹曰女何故行禮謂責於朝魯也天道以卑承尊人道以小事大禮者自卑而尊人朝者謙順以行禮行禮以順天是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疏詩曰至于天　正義曰此詩小雅雨無正之篇胡何也詩人責朝廷之臣女羣臣上下何以不相畏乎女上下不相畏乃是不畏于天也君子之不

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

疏注諸侯至詐齊　正義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

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止
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
謂之朝廟此年公疾自二月至於五月已經四月不得視
朔故書公四不視朔傳稱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
會齊侯則正月公初疾不得視二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得
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計有
三千餘月公以疾不視朔當非一也餘皆不書而此獨書
者公身有疾不得視朔國事不廢義無所取因此齊侯疑
公故特舉此以表行事餘皆從可知也釋例曰魯之羣公以
疾不視朔多矣因有事而見一比猶釋不朝正之義是其
事也又於時齊侯不信公實有疾書此者且明公實有疾非
詐齊也史之所書當書其始不於二月書之而以五月書者
二月公始有疾未知來月瘳否不得豫書其數至六月公
瘳乃積前數之闕故以五月書四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
至河有疾乃復彼書有疾此不言有疾者在道而還容有
他故昭十二年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皆爲晉人辭公而

還非為疾也故須言有疾以辯之公不視朔唯有疾耳無所分辯故不書疾也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者經以譏之亦後若不告朔不復書之者蓋以閏月不告其譏已明故於後不復譏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已譏其逆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不復譏之當亦如彼之類不重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信公疾且以賂故郪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泉臺臺名毀壞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閒疾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疏注伯禽至七君　正義曰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圉弟魏公濞子厲公擢弟獻公具子慎公濞弟武公敖子懿公戲弟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公

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閔兄僖公申周公不之魯從魯公數之爲十七君也　毀泉臺　正義曰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内人見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　注魯人至壞之　正義曰人見蛇出而姜薨以爲臺是妖之穴仍謂此處有妖更將爲害毀之所以絕其源安民意也故釋例曰衆蛇自泉臺出如先君之數入於國聲姜之薨適與妖會而國以爲災遂毀泉臺書毀而不變文以示義者君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爲安故不譏也以不變文知不譏也不書蛇入國者鸛鵒非魯國之有故書其所無蛇是魯地所有姜薨不由此蛇凡物不爲災則不書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　麇

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梨侵

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因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

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

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

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彊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

興

【疏】注戎山夷也 正義曰四夷之名隨方定稱則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當處立名則各從方號故北戎病燕齊侯伐山戎北方得有戎故楚西亦有戎戎是山間之民夷爲四方揔號故云戎山夷也

注選楚地百濮夷也 正義曰將欲伐楚聚於此地故知是楚地也牧誓武王伐紂有庸濮從之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濮爲西南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揔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也下

云谷走其邑是無君長統之　申息之北門不啓　正義曰申息北接中國有寇必從北來故二邑北門不敢開也

注蚡冒至地名　正義曰劉炫云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爲父今知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劉以世家而規杜非也言服陘隰則陘隰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也釋例陘隰與僖四年次于陘爲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時未至中上不應已能越申息遠服潁川之邑疑非也　注馹傳車也　正義曰釋言云馹傳也舍人曰馹尊者之傳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名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　羞進也　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數不䟽）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元華督曾孫）公孫友爲左師（代公子成）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卬）鱗䶵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

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己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

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之弟

疏宋公至恤也　正義曰禮於國人總言接待之也竭其粟而貸與國之飢民也禮與人物曰饋詒遺也饋詒皆是與之物

之名也民年自七十以上無有不續遺以飲食也珍異謂
非常美食著進也時加進珍異者謂四時初出珍異之物
也無有一日不數數於六卿之門言參請不絕也國之賢
材之人無不事公子皆事之也其族親自桓公以下子孫
無不恤公子皆賑恤之也　注元華督曾孫　正義曰世
本云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事生華元右師是也
注君祖至夫人　正義曰哀十六年傳蒯聵告周云蒯聵
得罪于君父君母謂母爲君母則祖母爲君祖母矣故云
君祖母者諸侯祖母之稱也昭公成公之子襄公之孫故
襄夫人是其祖母也　注襄夫至之帥　正義曰周禮載
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
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彼從國都而出
計遠近節級而別爲之名鄭玄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
二百里爲州甸三百里爲野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

諸侯之與天子竟殊不同亦當近國爲郊郊外爲甸天子之甸爲公邑之田則諸侯之甸亦公邑也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獨言帥甸無以相明故舉類言之云郊甸之帥其實正是甸地之帥非郊地之帥也　注始例至君罪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彼是弒君大例經下注云例在宣四年指彼例也彼雖在此之後乃是例之初始故謂彼爲始例彼因歸生弒君而發傳例是始例發於臣之罪也此稱宋人弒其君文異於彼故重明君罪謂與彼例爲重也釋例曰鄭靈宋昭文異而例同重發以同之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自閔僖已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疏

注自閔至故也　正義曰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一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莊十五年盡僖十七

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莊十六年幽盟之下注云齊桓始霸楚亦始强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閒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但齊桓升陳於衛上乃在莊之中年不得以莊爲始故云自閔傳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上也今此大夫會伐宋貶之稱人而陳在衛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傳稱宋向戌後至退在鄭良霄之下此傳具歷序大夫之名不言公孫寧以後至故退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彼言大夫位有尊卑次序以之升降則公孫寧位非上卿故降在衛下也檢春秋上下亦有後至無傳而杜云後至者則秦小子慭是也案彼則公孫寧未必非後至但杜弘通兩解故云非上卿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 西當爲北蓋經誤

疏 注西當爲北蓋經誤 正義曰經言西鄙傳言北鄙服虔以爲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見伐書

經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夏齊人伐我北鄙皆仍見侵伐書而不諱此何獨諱而不書凡言諱者諱國惡也齊侯無道而伐我我非有惡而可諱何以諱其仍伐故知正是一事經文誤耳知非傳誤者魯求與平即盟于穀穀是濟北穀城縣也穀在魯北知北鄙是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

注昭公至大教　正義曰弒君稱君君之罪者欲以懲創人君使為鑒戒不書弒者之名以見君亦合死其君雖則合死要非臣所得弒故文公宜以弒君受討林父稱人諸侯不序責死者罪弒者所以督大教大教謂尊君卑臣之教也

秋公至自穀傳無

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卿不書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服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

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旣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太子名以請陳侯于楚

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勑也勑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

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閒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

疏使執訊而與之書　正義曰使執訊使之行適晉也與之書與此執訊書令持以告宣子　注蔵勑也　正義曰蔵之爲勑無正訓也先儒相傳爲然賈服皆云蔵勑也　一朝至于君　正義曰鄭穆公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晉襄公以文公六年卒一朝于襄三年十一月也再見於君十四年七

月往年八月也或若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勑成陳事再見于君謂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八月寡君又朝是也

孤之二三臣　正義曰禮諸侯與臣民言自謂寡人小國之君自稱曰孤臣與他國之人言稱己君爲寡君此歸生對晉稱己君當云寡君之二三臣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是其事也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也

注音所至假借　正義曰釋言云庇庥蔭也舍人曰庇蔽也庥依止也郭璞曰今俗呼樹蔭爲庥杜意言本當作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故傳作音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己不擇所從之國欲從楚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杜今知不然者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庥蔭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爲音聲而規杜非也

注鋌疾走貌　正義曰鋌文連走故爲疾走貌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邥周大夫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戊戌齊人

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illegible]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莒弒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疏】注不稱盜罪商人　正義曰弒君稱臣臣之罪賤臣弒君則稱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是也盜字當臣名之處以賤不得書名變文謂之盜耳此弒商人者邴歜閻職亦應書盜不稱盜弒者罪商人令從弒君稱君之例也　注書二至為介　正義曰卿為卿介則書使不書介僖二十六年公子遂臧孫辰如楚乞師書遂不書辰是其正也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並書之者晉人欲之自服以後[illegible]人輕晉幣而益敬其使

故特兩書之於法不應書也此傳稱惠公立故且再葬是以兩事行非相爲介故並書之耳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傳稱桓子獻鄭俘孟孫報夫人之幣亦以兩事行故並書之但彼非是同時受命經應各自爲文但以晉人輕之故不各自別書與此意少異也　注先君至之稱正義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以先君既葬故稱君也此亦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成君以未成君書之也子者葬前在喪之稱也若言猶在喪而自卒然諱之也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嗣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弒之國以爲諱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　注稱君君無道也　正義曰楚世子商臣弒君言世子此傳稱大子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不稱世子而稱君者以見君無道傳言多行無禮於國是其無道之狀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稱國又稱人此直云莒弒其君庶其不稱人者釋例曰劉賈許潁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宋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

殺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卒辯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大子僕因國人以殺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同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以將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爲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

疏 注以卜事告龜 正義曰周禮大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鄭玄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士喪

禮卜葬命龜云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是令龜之辭也令者告令使知其意與命同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足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也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扑箠也抶擊也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爲病恨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 齊人立公子元 桓公子惠公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 叔仲惠伯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惡大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 書曰子卒諱之

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襄仲至許之　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許殺惡者惡以）

世適嗣立不受齊恩宣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新立欲親魯為援故許之 注詐以子惡命 正義曰傳因殺惡之下即云而立宣公其實宣公之立當在惠伯死後惡雖已死未告外人故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入公冉務人疑其宫内有變謂非子惡之命故云入必死耳亦未是審知惡已死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

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功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賄爲盜賄財也盜器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

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

主后土（后土地官為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皡氏有不才子（少皡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大史克以宣公比堯以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

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為堯臣）賓于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弃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

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辯宣公之惑

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

疏 如鷹鸇之逐鳥雀　正義曰釋鳥云鷹來鳩郭璞曰來當爲爽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又云晨風鸇舍人曰晨風名鸇鸇摯鳥名郭璞曰鷂屬也　先君至不忘　正義曰

言制周禮曰作誓命曰謂制禮之時有此語爲此誓耳此非周禮之文亦無誓命之書在後作九刑者記其誓命之言著於九刑之書耳德者得也自得於心心之所得有惡有善欲知善惡以法觀之合法則爲吉德不合法則爲凶德故曰則以觀德也既有善德乃能制斷事宜故曰德以處事也既爲其事務求成功度量功勳必功成乃善故曰事以度功也民不自治立君牧養作事成功所以養食下民故曰功以食民也其意言在上位者必有法則乃爲養民之主將言莒僕無可法則故言此以張本也又作要信誓命以戒後人曰有人毀法則者是爲賊言其賊敗法也掩匿賊人是爲藏言其藏罪人也竊人財賄謂之爲盜盜人器用謂之爲姦主爲藏匿罪人之名恃賴姦人所盜之用爲極大之凶德有常刑無赦其事在九刑之書不遺忘也以宣公容納莒僕爲主藏受其寶玉爲賴姦故舉此以極諫也　注誓命至今亡　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叔世謂衰世世衰民慢作嚴刑以督之稱其創制聖王以為所作之法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則周作九刑作周公之刑也此云周公作誓命其事在九刑知自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所載也謂之九刑必其諸法有九而九刑之書今亡不知九者何謂服虔云正刑一議刑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此八議者載於司寇之章周公已制之矣後世更作何所復加且所議八等之人就其所犯正刑議其可赦以否八者所議其刑一也安得謂之八刑似知其不可故不解之 注高陽至苗裔 正義曰此諸書說及譙周考史皆以顓頊帝嚳為帝之子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高陽式少昊高辛次高陽堯後高辛之後孔子之錄尚書自堯為始史籍之說皇帝其言不經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紀皆言顓頊帝嚳代副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其八人者不能知其出生本系故以遠

近故略言其苗裔耳 注此即丞陶字 正義曰司馬遷
采帝系世本以爲史記其夏本紀稱禹是顓頊之後秦本
紀稱皐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皐陶之子垂之所出史無
其文舊說相傳亦出顓頊故云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也
服虔云八人禹垂之屬也六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
皐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皐陶爲一人其餘則不知誰
爲禹誰爲益故云之倫之屬不敢斥言也班固漢書有古
今人表銓量古人爲九等之次雖知禹益必在八愷稷契
必在八元不能識知其人不得自相分配故八元八愷與
皐陶禹稷並不出其名亦爲不知故也鄭玄注論語云皐
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杜云庭堅皐陶字者古人名之與字
難得審知言字者明其是一人也 齊聖至八愷 正義
曰此并序八人揔言其德或原其心或據其行一字爲一
事其義亦更相通齊者中也率心由道舉措皆中也聖者
通也博達衆務庶事盡通也廣者寬也器宇宏大度量寬
弘也淵者深也知能周備思慮深遠也明者達也曉解事

務照見幽微也允者信也終始不愆言行相副也篤者厚也志性良謹交遊款密也誠者實也秉心純直布行貞固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爲其美目謂之八愷愷和也言其和於物也孟子曰伊尹聖人之和者也　注齊中至和也　正義曰齊中釋言文允信篤厚釋詁文愷訓爲樂樂亦和也深水謂之淵故淵爲深也　注此即至之倫正義曰契後爲殷稷後爲周史記殷周皆爲帝嚳之後也此言伯虎仲熊尚書有朱虎熊羆二者其字相類知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尚書更有夔龍之徒亦應有在元愷之內者但更無明證名字又殊不知與誰爲一故不復言之史記稷契皆爲帝嚳之子而上句注云其苗裔者史記堯亦帝嚳之子則稷契堯之親弟以堯之聖有大賢之弟久而不知舜始舉用以情而測理必不然且云世濟其美其間必應累世不容高辛之下即至其身馬遷傳聞於人未必盡得其實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云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

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疑者然則以其不可悉信故言苗裔以該之　忠肅至八元　正義曰此亦揔言其德於義亦得相通忠者與人無隱盡心奉上也肅者敬也應機敏達臨事恪勤也共者治身克謹當官理治也懿者美也保己精粹立行純厚也宣者徧也應受多方知思周徧也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惠者性多哀矜好拯窮匱也和者體度寬簡物無乖爭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爲之美目謂之八元元善也言其善於事也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注肅敬至善也　正義曰肅敬釋訓文懿美釋詁文宣徧釋言文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此十六至其名　正義曰此十六人耳而謂之族者以其各有親屬故稱族也世濟其美後世承前世之美不隕其名不隊前世之美名言其世有賢人積善而至其身也劉炫云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　注后土至之官　正義曰后訓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舜典云伯禹作司空呂刑云禹平水土則禹是主地之官故云主

后土也　以揆至天成　正義曰用禹爲主后土之官令
以揆度百事百事無不揆度於是皆有次序得地平其化
天成其施言有成功也　注揆度也成亦平也　正義曰
揆度釋言文度百事者令之豫自籌度爲之數量法制事
成則平其可否使之揔衆務也地平天成大禹謨之文孔
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釋詁云成平也是成亦
爲平其義一也　注契作至之中　正義曰舜典云帝曰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尚書契
敷五教此云舉八元使布五教以此故知契在八元中也
然則尚書禹作司空此云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此亦知禹
在八愷中也但不知八愷之中何者是禹八元之中何者
是契耳主后土布五教是事之大者故舉以爲言非是各
令八人共主一事故主土唯禹主教唯契餘皆別有所主
或助而爲之尚書稱益佐禹治水是其助之事也　父義
至外成　正義曰一家之內父母兄弟子尊平有五品父
不義母不慈兄不友弟不共子不孝是五品不遜順也故

使契爲司徒布五教於四方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共教子以孝是之謂五教此五教可常行又謂之五典也諸夏夷狄皆從其教是爲內平外成所云五典克從即此內平外成之謂也　掩義至渾敦　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爲賊害也其有凶醜之類穢惡之物心頑而不則德義之經口嚚而不道忠信之言如此惡人不可與之親友者此不才子於是與之相附近相親密言惡人所愛愛同己者也以其爲惡如是故天下之民爲之惡目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言其無所知也服虔用山海經以爲驩兜人面馬喙渾敦亦爲獸名

注醜亦至密也　正義曰醜亦惡也物亦類也指謂惡人等輩重復而言之耳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論語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君子小人相對故鄭玄云忠信爲周阿黨爲比觀文爲說也　注謂驩至之貌　正義曰此傳所言說虞書之事彼云四罪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此傳四凶乃謂之渾敦

窮奇檮杌饕餮檢其事以識其人堯典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傳說窮奇之惡云靖譖庸回二文正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堯典帝求賢人驩兜舉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比傳說渾敦之惡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堯典帝言鯀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傳說檮杌之罪云告頑舍嚚傲很明德即是咈戾圮族之狀且鯀是顓頊之後知檮杌是鯀也尚書無三苗罪狀既甄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先儒盡然更無異說皆以行狀驗而知之也莊子稱南方之神其名爲儵北方之神其名爲忽中央之神其名爲混沌混沌無七竅儵忽爲鑿之一日爲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莊子雖則寓言要以無竅爲混沌是渾敦爲不開通之貌此四凶者渾敦檮杌以狀貌爲之名窮奇饕餮以義理爲之名古人之意自異耳服虔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注少皡至黃帝　正義曰金天國號少皡身號旂

周云金天氏能脩大皡之法故曰少皡也其次黄帝則昭十七年傳有其事　毀信至盛德　正義曰毀信者謂信不足行毀壞之也廢忠者謂忠爲無益廢棄之也以惡言爲善尊崇脩飾之安於讒諧信用回邪常行讒疾陰隱爲惡以誣罔盛德之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竒言其行窮困所好竒異也　注崇聚至人也　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舍人曰威大充盛盛大亦集聚之義故崇爲聚也庸用請安回邪慝惡常訓也服從是奉行之義也蒐索隱伏是蒐得爲隱也服虔亦以蒐爲隱隱慝謂陰隱爲惡也成德謂成就之德故爲賢人也定本成德爲盛德　注謂共至好竒　正義曰孔安國云共工官稱也其人爲此官故尚書舉其官也行惡終必窮故云其行窮也好惡言好讒慝是所好竒異於人也　注方以至除之　正義曰宣公不能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爲恥行父以去之爲專史克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凶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恥解

行父專擅之失也然則聖主莫過於堯任賢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總萃雖曰帝其難之且復何其甚也此四凶之人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有大惡故能仕於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章舜德歸罪惡於前人史克以宣公比堯同四凶於莒僕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唯帝所知尚書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此傳安慰宣公故言堯不能去辭各有爲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爲實　注縉雲黃帝時官名　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稱黃帝以雲名官故知縉雲黃帝時官名字書縉赤繒也服虔云夏官爲縉雲氏　貨賄　正義曰鄭注周禮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注貪財至爲饕　正義曰此無正文先儒賈服等相傳爲然　注爲堯臣　正義曰昭七年傳稱王臣公公臣大夫謂王以公爲臣公以大夫爲臣皆是上臣下也而此云舜臣堯謂爲臣以事堯乃是

下臣上也文同義異意足相顯故辯之云爲堯臣　注闢
四至衆賢　正義曰賓于四門是禮賢之事而舜典下文
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言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視
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亦是賓禮衆賢之事意同於上
故引以解之　注投棄至害者　正義曰投者擲去故爲
棄也舜典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幽洲北裔崇
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是放之四方之遠處
魑魅若欲害人則使此四者當彼魑魅之災令代善人受
害也宣三年傳王孫滿說九鼎云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
備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知魑魅是
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也　故虞至人也　正義曰此虞
書舜典之篇也三事六句舜典本文其云無違教也無廢
事也無凶人也是史克解虞書之意也每引一事以一句
解之故每事言曰　注史克至宜也　正義曰宣公貪寶
玉而受莒僕爲惑已大行父違君命而逐出之其尊已甚

故史克激揚而言舜之事堯以解行父之志方欲盛談善惡說事必當增甚故其言美惡有大過之辭言美則大美言惡則大惡禹則鯀之子也說禹則云世濟其美言鯀則云世濟其凶明其餘亦有大過非其實也蓋事勢宜然耳何休以爲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令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千歲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但堯之爲君能舉十六相去四凶四凶之人未必世濟其惡但史克欲明行父之志欲辯宣公之惑故甚惡過辭 宋武氏之族道具於此注何休之難不足疑也

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文公殺昭公故武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文公弟

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貙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疏注樂呂戴公曾孫　正義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五